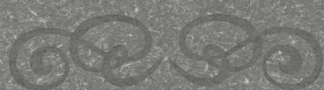


鲁迅译文全集

第六卷



竖琴

十月

一天的工作
表

俄罗斯的童话

福建教育出版社

鲁迅译文全集

第六卷

竖 琴

十 月

一 天 的 工 作

表

俄 罗 斯 的 童 话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译文全集. 第六卷/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334-4966-7

I. 鲁… II. 北… III. 鲁迅 (1881~1936) —翻译—文集 IV. I2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0764 号

目 录

竖琴.....	1
前记.....	5
洞窟	E. 札弥亚丁 8
在沙漠上	L. 伦支 18
果树园	K. 斐定 24
穷苦的人们.....	A. 雅各武莱夫 34
竖琴	V. 理定 44
亚克与人性	E. 左祝黎 63
拉拉的利益	V. 英培尔 75
后记.....	80
附录	
《在沙漠上》译者附识	87
《竖琴》译者附记	89
《洞窟》译者附记	91
十月	[苏联] A. 雅各武莱夫 93
作者自传.....	97
莫斯科闹了起来.....	100
布尔乔亚已经亚门了.....	104
在街头相遇.....	107
万国旅馆附近的战斗.....	112
在普列思那.....	118

亚庚·····	123
亚庚之死·····	130
“恶梦”·····	139
母亲的痛苦·····	142
可怕的夜·····	145
两个儿子·····	149
再见·····	153
“爱国者”·····	157
士官候补生之谈·····	163
广场上的战斗·····	166
尼启德门边的战斗·····	169
退却·····	175
加里斯涅珂夫之死·····	179
炮火下的克莱谟林·····	185
孤立无援·····	188
缴械·····	190
怎么办呢?·····	194
母觅其子·····	200
要获得真的自由·····	203
亚庚在那里?·····	206
回想起来·····	208
谁是对的?·····	212
错了·····	214
后记·····	217
附录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221
一天的工作·····	223
前记·····	227

苦蓬	B. 毕力涅克	230
肥料	L. 绥甫林娜	240
铁的静寂	И. 略悉珂	262
我要活	A. 聂维洛夫	268
工人	S. 玛拉式庚	273
革命的英雄们	D. 孚尔玛诺夫	284
父亲	M. 峻罗诃夫	309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	F. 班菲洛夫, V. 伊连珂夫	316
后记		324
附录		
《苦蓬》译者附记		334
《肥料》译者附记		335
表	[苏联] L. 班台莱耶夫	337
俄罗斯的童话	[苏联] M. 高尔基	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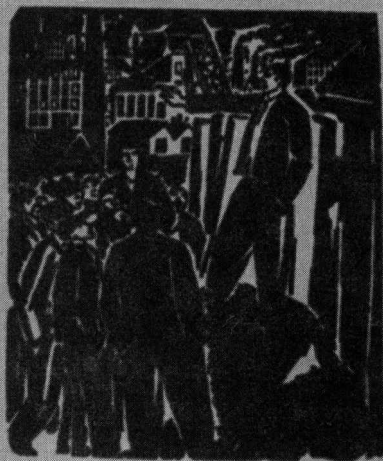
竖琴

《竖琴》，1933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原书收入鲁迅等人所译苏联“同路人”小说10篇，其中3篇《老耗子》（M. 淑雪兼珂作，柔石译），《星花》（B. 拉甫列涅夫作，靖华译），《物事》（V. 凯泰耶夫作，柔石译），本书未收。而《在沙漠上》曾发表于1929年1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3卷第1期，《竖琴》曾发表于1929年1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洞窟》曾发表于1931年1月《东方杂志》第28卷第1号。

良友文藝叢書之一

豎琴

魯迅編譯



《豎琴》封面，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3年1月

前 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介绍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那是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阅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雕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和梭罗古勃之流

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惠奎赛耶夫，戈理基，玛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〇年顷，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勒“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给他们支持的。托罗茨基也是其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介绍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洞 窟^{*}

E. 札弥亚丁

冰河,猛犸^[1],旷野。不知什么地方好像人家的夜的岩石,岩石上有着洞穴。可不知道是谁,在夜的岩石之间的小路上,吹着角笛,用鼻子嗅出路来,一面喷起着白白的粉雪——也许,是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犸,也许,乃是风。不,也许,风就是最像猛犸的猛犸的冻了的呻吟声。只有一件事分明知道——是冬天。总得咬紧牙关,不要格格地响。总得用石斧来砍柴。总得每夜搬了自己的篝火,一洞一洞的渐渐的深下去。总得多盖些长毛的兽皮……

在一世纪前,是彼得堡街道的岩石之间,夜夜徘徊着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犸。用了毛皮,外套,毡毯,破布之类包裹起来的洞窟的人们,一洞一洞地,逐渐躲进去了。在圣母节^[2],玛丁·玛替尼支去钉上了书斋。到凯山圣母节^[3],便搬出食堂,躲在卧室里。这以后,就没有可退的处所了。只好或者在这里熬过了围困,或者是死掉。

洞窟似的彼得堡的卧室里面,近来是诺亚的方舟之中一样的光景——恰如洪水一般乱七八糟的净不净的生物,玛丁·玛替尼支的书桌,书籍,磁器样的好像石器时代的点心,斯克略宾^[4]作品第七十四号,熨斗,殷勤地洗得雪白

* 札弥亚丁(Е. И. Замятин, 1884—1937)苏联“同路人”作家,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赞助者。十月革命前即写小说,后死于巴黎。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给成年的孩子们的寓言》等。——编者

[1] Mammut, 古代的巨兽,形略似象。——译者。

[2] 十月一日。——译者。

[3] 十二月二十二日。——译者。

[4] Aleksandr Skriabin (1871—1915), 俄国有名的音乐家。——译者。

了的马铃薯五个，镀镍的卧床的格子，斧头，小厨，柴，在这样的宇宙的中心，则有上帝——短腿，红锈，贪饕的洞窟的上帝——铸铁的火炉。

上帝正在强有力地呻吟。是在昏暗的洞窟之中的火的奇迹。人类——玛丁·玛替尼支和玛沙——是一声不响，以充满虔诚的感谢的态度，将手都伸向那一边。暂时之间，洞窟里是春天了。暂时之间，毛皮，爪，牙，都被脱掉，通过了满结着冰的脑的表皮，抽出碧绿的小草——思想来了。

“玛德¹⁾，你忘记了罢，明天是……唔唔，一定的，我知道。你忘记了！”

十月，树叶已经发黄，萎靡，雕落了的时候，是常有仿佛青眼一般的日子。当这样的日子，不要看地面，却仰起头来，也能够相信“还有欢欣，还是夏季。”玛沙就正是这样子。闭了眼睛，一听火炉的声音，便可以相信自己还是先前的自己，目下便要含笑从床上走起，紧抱了男人。而一点钟之前，发了小刀刮着玻璃一般的声音的——那决不是自己的声音，决不是自己……

“唉唉，玛德，玛德！怎么统统……你先前是不会忘记什么的。廿九这天，是玛理亚的命名日呵……”

铁铸的上帝还在呻吟着。照例没有灯。不到十点钟，火是不来的罢。洞窟的破碎了的圆天井在摇动。玛丁·玛替尼支蹲着——留神！再留神些！——仰了头，依旧在望十月的天空。为了不看发黄的，干枯的嘴唇。但玛沙却道——

“玛德，明天一早就烧起来，今天似的烧一整天，怎样！唔？家里有多少呢？书房里该还有半赛旬²⁾罢？”

很久以前，玛沙就不能到北极似的书斋去了，所以什么也不知道。那里是，已经……留神，再留神些罢！

“半赛旬？不止的！恐怕那里是……”

忽然——灯来了。正是十点钟。玛丁·玛替尼支没有说完话，细着眼睛，转过脸去了。在亮光中，比昏暗还苦。在明亮的处所，他那打皱的，粘土色的脸，是会分明看见的。大概的人们，现在都显着粘土色的脸。复原——成为亚当。但玛沙却道——

〔1〕 玛丁的亲爱称呼。——译者。

〔2〕 一赛旬约七立方尺。——译者。

“玛德,我来试一试罢——也许我能够起来的呢……如果你早上就烧起火炉来。”

“那是,玛沙,自然……这样的日子……那自然,早上就烧的。”

洞窟的上帝渐渐平静,退缩了,终于停了响动,只微微地发些毕毕剥剥的声音。听到楼下的阿培志绥夫那里,在用石斧劈船板——石斧劈碎了玛丁·玛替尼支。那一片,是给玛沙看着粘土一般的微笑,用咖啡磨子磨着干了的薯皮,准备做点心——然而玛丁·玛替尼支的别一片,却如无意中飞进了屋子里面的小鸟一般,胡乱地撞着天花板,窗玻璃和墙壁。“那里去弄点柴——那里去弄点柴——那里去弄点柴。”

玛丁·玛替尼支穿起外套来,在那上面系好了皮带。(洞窟的人们,是有一种迷信,以为这么一来,就会温暖的。)在屋角的小厨旁边,将洋铁水桶哗啦啦地响了一下。

“你那里去,玛德?”

“就回来的。到下面去汲一点水。”

玛丁·玛替尼支在冰满了溢出的水的楼梯上站了一会,便摆着身子,长嘘了一口气,脚镣似的响着水桶,下到阿培志绥夫那里去了。在这家里,是还有水的。主人阿培志绥夫自己来开了门。穿的是用绳子做带的外套,那久不修刮的脸——简直是灰尘直沁到底似的满生着赭色杂草的荒原。从杂草间,看见黄的石块一般的齿牙,从齿牙间,蜥蜴的小尾巴闪了一下——是微笑。

“阿阿,玛丁·玛替尼支! 什么事,汲水么? 请请,请请,请请。”

在夹在外门和里门之间的笼一样的屋子——提着水桶,便连转向也难的狭窄的屋子里,就堆着阿培志绥夫的柴。粘土色的玛丁·玛替尼支的肚子,在柴上狠狠地一撞,——粘土块上,竟印上了深痕。这以后,在更深的廊下,是撞在厨角上。

走过食堂——食堂里在着阿培志绥夫的雌儿和三匹小仔。雌头连忙将羹碟子藏在擦桌布下面了。从别的洞窟里来了人——忽然扑到,会抓了去,也说不定的。

在厨房里捻开水道的龙头,阿培志绥夫露出石头一般的牙齿来,笑了一笑。

“可是,太太怎样? 太太怎样? 太太怎样?”

“无论如何，亚历舍·伊凡诺微支，也还是一样的：总归不行。明天就是命名日了，但家里呢……”

“大家都这样呵，玛丁·玛替尼支。都这样呵，都这样呵，都这样呵……”

在厨房里，听得那误进屋里的小鸟，飞了起来，霍霍地鼓着翅子。原是左左右右飞着的，但突然绝望，拚命将胸脯撞在壁上了。

“亚历舍·伊凡诺微支，我……亚历舍·伊凡诺微支，只要五六块就好，可以将你那里的（柴）借给我么？……”

黄色的石头似的牙齿，从杂草中间露出来。黄色的牙齿，从眼睛里显出来。阿培志绥夫的全身，被牙齿所包裹了，那牙齿渐渐伸长开去。

“说什么，玛丁·玛替尼支，说什么，说什么？连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你大约也知道的罢，现在是什么都……你大约也知道的罢，你大约也知道的罢……”

留神！留神——再留神些罢。玛丁·玛替尼支亲自收紧了自己的心，提起水桶来。于是经过厨房，经过昏暗的廊下，经过食堂，出去了。在食堂的门口，阿培志绥夫便蜥蜴似的略略伸一伸手。

“那么，晚安……但是，玛丁·玛替尼支，请你不要忘记，紧紧的关上门呀，不要忘记。两层都关上，两层呵，两层——因为无论怎么烧也来不及的！”

在昏暗的处处是冰的小房子里，玛丁·玛替尼支放下了水桶。略一回顾，紧紧地关上了第一层门。侧着耳朵听，但听得到的只是自己身体里的干枯的柴瘠的战栗，和一下一下分成小点的多半是寒噤的呼吸。在两层的门之间的狭窄的笼中，伸出手去一碰——是柴，一块，又一块，又一块……不行！火速亲自将自己的身体推到外面，轻轻地关了门。现在是只要将门一送，碰上了门就好。

然而——没有力气。没有送上玛沙的“明天”的力气。在被仅能辨认的点线似的呼吸所划出的境界上，两个玛丁·玛替尼支们就开始了拚命的战争——这一面，是和斯克略宾为友的先前的他，知道着“不行”这件事，但那一面的洞窟的玛丁·玛替尼支，是知道着“必要”这件事的。洞窟的他，便咬着牙齿，按倒了对手，将他扼死了。玛丁·玛替尼支至于翻伤了指甲，推开门，将手伸进柴堆去，——壹块，四块，五块，——外套下面，皮带间，水桶里，——将门砰的一送，用着野兽一般的大步，跑上了楼梯。在楼梯的中段，他不禁停在